



（河北篇）

里院的喜劇

韓浩月

中秋時節，海濱城市青島迎來一年中的又一美妙時刻，晨昏時分，行走於樹蔭下，涼風習習，使人愉悅。但讓人更為開心的是，一年一度的里院喜劇節在此期間舉行，今年已是第三屆。里院喜劇節由青島籍演員黃渤、黃曉明等發起，劉震雲、宋方金、管虎、寧浩、閻鶴祥、王迅等文化影視行業的名人紛紛前來，所到之處，引人矚目。

青島最有名的活動，是每年暑假期間的啤酒節。喜劇節的出現，接力啤酒節，為人們奔赴青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理由。南方有烏鎮戲劇節，更北一點的地方有阿那亞戲劇節，處在兩地間的青島，以里院喜劇節的形式，為戲劇與喜劇愛好者，提供了一個狂歡的理由。和戲劇節吸引大量文藝青年稍有不同，里院喜劇節面對的觀眾群體更為寬泛，男女老幼均可以在這裏找到歡樂，得到共鳴。

說到里院喜劇節，有必要介紹一下青島里院。青島里院是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築，主體形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商人、天主教會和德國建築承包商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青島里院早期建築群」已入選第九批中國二十世紀建築遺產名錄，行走於里院街巷當中，濃重的歷史氣息和鮮活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這幾年新加入的喜劇元素，使得這一古樸建築群，又散發出別樣的活力。

青島里院和平原地區的院子有區別，這裏的院子錯落有致，雖不像重慶「8D魔幻城市」那麼誇張，但也給人以「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印象，外地人初進層層疊疊的里院，容易迷路。因此，在里院看戲，就有點兒像開盲盒，推開一扇扇院門，相聲、雙簧、脫口秀、即興喜劇、漫才、默劇、Sketch等喜劇類型，在不同的院落裏上演，觀眾的笑聲很有感染力，這讓人欣喜的同時，也使人產生時光穿越感。

里院的喜劇，讓觀眾覺得親切中帶有一點恍惚。恍惚是因為，置身其中，宛若回到童年或過往。幾十年前，市民們的娛樂，大多是在院落中完成的，人們在院子裏看傳統戲曲演出，聽相聲曲藝，集體收看港台電視連續劇，聽廣播裏的評書……後來隨着娛樂業的發達，公眾娛樂注意力才逐漸轉移到互聯網、智能手機乃至虛擬世界中。里院喜劇節的價值在於，不但給觀眾提供了多樣化的現場娛樂，更借助院子這一形式，把人們拉回到一段溫馨的、強調人與人互相關聯的年代裏。

正是因為牽動了一份久違的情感，百年里院的文化厚重感與多類型喜劇所營造的狂歡氛圍，融合在一起分外妥帖——里院也好，喜劇也好，指向的都是市井煙火和平民生活。歷史與現實，過去與當下，演員與觀眾，記憶與感受等等，在里院均找到

了一種均衡感或者說平等感。時光不會說話，但時光會抹去一切「毛刺」，讓美好的事物在一處處小院落中得到綻放。

黃渤作為里院喜劇節的發起人，他不止一次回憶起里院往事，他說「石板光溜溜的，滑滑的石板，那裏有我的腳印，每個市民的腳印都有」。里院生活和青島這座城市，對於塑造黃渤的喜劇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島人獨特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讓這一方水土擁有天然的喜劇土壤。再擴大來看，青島性格也是典型的山東性格，山東人的厚道、質樸、忠誠等品質得到普遍認可，其實幽默也是山東人重要的性格底色構成。

在里院喜劇節期間，黃渤和他的朋友們坐在里院中，圍繞山東人的幽默侃侃而談。他們從山東人喜歡使用的「倒裝句」開始談起，認為山東人的倒裝句，表面上是在顛倒語序，但本意是想給對方留有回應餘地，是對談話對方的一種尊重。倒裝句的目的，是為了「正裝」，談話中藏着莊重，傳遞着生活的儀式感。倒裝句的產生，是語言的智慧和生活的經驗使然，比如山東人愛說的那句「知不知道」，就是一種機智的表現。

除了幽默，山東人也愛講規矩。「規矩」這個詞聽起來挺嚴肅的，但深究起來，它是個好詞兒，因為從根子上講，規矩體現的是山東人的熱

情好客。山東人講究待客之道，迎來送往，都希望客人感到溫暖、舒心，賓至如歸。山東人的規矩，本質上是笨拙的善意，而笨拙的善意，正是喜劇最柔軟的那部分。近年來，諸多脫口秀演員喜歡拿山東的「規矩」開玩笑，這當中有部分的調侃，也有一定的誤讀。但有一點可以確認，在山東人的幽默背後，對的規矩在被尊重、被認真執行的同時，它落伍於時代的那一部分，其實也一直是被消解的。

讓喜劇更多回到線下，是里院喜劇節的舉辦初衷。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更多是手捧手機，對着網上的段子或短視頻笑，但這一新的娛樂模式，使人越來越孤獨，並且越來越厭於走進現實生活。而里院是一個強

社交場域，由於離演員僅有一步之遙，前排觀眾有很大概率被演員互動到，甚至會被請到台上，成為表演嘉賓，與演員一起完成演出，這給全場觀眾帶來一種強烈的在場感。所謂的一群陌生人，因為現場喜劇的緣故，在那刻成為一個整體——共同製造快樂的集體，這樣的快樂，是對虛擬娛樂的最好抵抗。

院落，喜劇。白天的熱鬧，夜晚的月光。海濱的浪漫，有着一張張笑臉的人們……這是我在里院喜劇節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人們的日常，因為喜劇的存在，而變得鬆弛，笑過之後，人會變得安靜許多。希望每個人在生活的拐角處，隨時都能碰見喜悅和快樂。



▲第三屆里院喜劇節日前舉行。

作者供圖

從簽贈本看葉高文緣(上)



燈下集

李廣宇

曾說：「一本書有了作者的簽名，是否具有什麼特別意義，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除了基於不可理解的心理問題，或是一種缺乏實質的價值觀念，便不可能有別的解釋。」（《向水屋筆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版）不過，檢視葉靈鳳的這一批特藏，倒是能爬梳一些他在人事交往方面的蛛絲馬跡，進而勾起那個年代的一串文壇風雲。

首先看到的是高伯雨的兩本。一本是《聽雨樓雜筆》（創墾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高氏的簽贈文字是：「靈鳳兄指正 貞白敬贈 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一本是《歐美文壇逸話》（香港宏業書局一九六一年六月出版），簽贈文字是：「靈鳳兄正之 貞白敬贈 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高伯雨，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溫大雅、秦仲飭等，一九〇六年出生於香港，編過副刊，辦過雜誌，常年寫專欄文章，有「最後一位掌故家」之譽。他早年留學英倫，本來是考劍橋的，但一入大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就被迷住了。他說：「後來我戀戀於這間閱覽室，遲遲不到劍橋去，完全是捨不得那些書！」這本《歐美文壇逸話》，就收有《大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倫敦艾爾書店的故事》等篇什，還有《毛媽請客

記》、《英國的袖珍叢書》等這類作家作品逸話，可說都是葉靈鳳愛讀愛寫的。想來他收到此書，一定非常歡喜。而那本《聽雨樓雜筆》，則是「聽雨」書名第一次和世人見面。

許禮平曾說：「葉靈鳳和高貞白是好友，葉老長高先生一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兩人同在上海，後來又同在香港，大家都靠寫稿為衣食。兩人互相約稿，或共做訪古旅遊，又常有文酒之會。」許禮平披露的幾通葉靈鳳致高貞白手札，無不表露出兩人之間這種溫情脈脈的情誼。除了關於稿件處理事宜，葉靈鳳還將內地有可能允許以「葉靈鳳」名義出版《香港方物志》這類在彼時彼地尚屬敏感的開心事，第一時間與貞白分享。他還投其所好，將夾在一本線裝書裏買回來的朱汝珍（中國科學史上最後一名榜眼）的名刺贈予高氏。（《葉靈鳳致高貞白手札說事》，《隨筆》二〇二六年第二期）

至於許文所說的「訪古旅遊」，最經典的當屬兩度佛堂門之遊。佛堂門在香港東端鯉魚門外，北岸的天后廟附近一塊大石上被人偶然發現有南宋咸淳十年的摩崖石刻，這是港九範圍內最古的有明確紀年可資考證的我國金石文物，所以葉靈鳳非常看重，連寫了幾篇文章。葉靈鳳曾經專門寫信給高貞白，邀其同往。信中說：「貞白兄，本月卅一日（星期六）同人等擬赴佛堂門一遊，去看南宋摩崖，有專輪前往，定該日上午九時半在新皇后碼頭（即香港尖沙咀碼頭近傍）集合，約在當日下午五時返港。《大公》等報招待午餐及茶水。希望你能去看看，藉此亦可作一日小休也。」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中秋節之夜到南蓮園池香海軒觀賞《姹紫嫣紅》專場演出，節目內容有民樂小合奏、中秋詩詞朗誦，主菜是崑劇經典劇目《牡丹亭》和《紅梨記》的三個折子戲。來自上海的崑劇演員的精彩呈獻，令我這個門外漢也為之陶醉，欲罷不能，翌日追月之夜再次入場。壓軸是《牡丹亭·尋夢》，前一天晚上在《紅梨記·亭會》飾演名妓謝素秋의崑劇名旦、上海崑劇團一級演員沈映麗化身大家閨秀杜麗娘，因留戀夢境中與柳夢梅的幽會雲雨情，獨自來到後花園尋覓夢痕。在舞台上婉轉娥眉，心思重重，尋尋覓覓，把杜麗娘思春懷春、痴情深陷的內心世界表現得絲絲入扣、淋漓盡致。香海軒有點像古代的私家戲園，觀眾席僅可容納百人左右，我的座位在台下第一排中間，與舞台相距不到兩米。看到台上杜麗娘為失落刻骨銘心的夢中歡會而黯然神傷，淚盈於睫，繼而淚灑當場，我屏息凝望，深受感動。這一幕終於讓我明白什麼叫做「角兒」。曲終時忍不住上前對「杜麗娘」說：沈老師，您演得太棒了！

我不止一次觀看崑曲《牡丹亭》表演，但是，在中秋之夜和翌夜連續觀賞同一個崑劇團兩場《牡丹亭》演出，卻是頭一遭。演出結束走出劇場，一輪皓月掛在天上，萬里無雲，漫天銀輝灑滿古色古香的南蓮園池，彷彿眼前就是杜麗娘和柳夢梅幽會的那座後花園，耳邊猶聞杜麗娘的深情淺唱，似這般劇情與生活場景融為一體，更令觀眾獲得額

外的藝術享受。

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原名《還魂記》）是中國古代戲曲的巔峰之作，自問世四百多年來，歷演不衰。資料顯示，南北各種地方戲都排演過這部經典作品，京劇、越劇、黃梅戲、川劇、豫劇、晉劇、粵劇等等，網上還能查到一九六三年香港新天潮劇團由著名潮劇小生陳楚慧與陳麗麗主演的潮劇版《牡丹亭驚夢》。現代的芭蕾舞劇、話劇、歌劇等各種藝術形式，也演繹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生死戀故事，但最出名最有影響力的還是婉轉悠揚、細膩綿長的崑曲版本。致力推動崑曲「現代化」的著名作家白先勇稱崑曲是「百戲之母」，更推崇《牡丹亭》是「艷情史詩」。二〇一五年，白先勇在南蓮園池擔任「崑曲之美」清唱會的演前主講嘉



▲沈映麗在崑曲《牡丹亭》中飾演杜麗娘。 作者供圖

賓，現場演出的劇目就有《牡丹亭·驚夢》，筆者是台下觀眾之一。

這次中秋節專程來港演出的崑劇團，主要演員分別來自上海崑劇團和崑山當代崑劇院，在《紅梨記·亭會》飾演趙汝舟的黎安，在《牡丹亭·遊園驚夢》分別飾演杜麗娘和柳夢梅的蔡樂藝、張爭耀等演員，以及擔任主持和詩詞朗誦、來自上海兒童藝術劇院的蔡金萍都非常優秀。沈映麗老師告訴我，她曾經多次來香港參加演出，這次除了登台表演，她和團長張爭耀在南蓮園池還有一個崑曲欣賞講座。順便一提，南蓮園池的演出和講座都是免費入場。

走筆至此，突然想起多年前曾經有過一場關於香港是否「文化沙漠」的爭論，現在大概不會再有人批評香港這座國際金融中心只有商業沒有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香港文化的靈魂，不僅因為擁有像饒宗頤先生這樣的國學大師，也不僅因為有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西九戲曲中心這些先進的表演場地，而且還因為有像南蓮園池這樣長期默默支持中華傳統藝術的機構，以及像香港潮州商會這樣以「弘揚文化」為宗旨的合作夥伴。除此之外，香港對知識和藝術的尊重、對東西方多元文化的包容，讓這座城市充滿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和藝術家，這也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內容。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在這個一年一度的傳統佳節，在充滿古典文藝氣息的南蓮園池香海軒，和家人朋友一起欣賞遠道而來的上海崑曲藝術家的精彩節目，這個中秋，令人難忘。

以祖國的名義



自由談

王玉美

十月的風，帶着金桂的芬芳掠過神州大地，天安門廣場上的五星紅旗在晨光中舒展，長城的磚石浸潤着歲月的溫度，珠江的浪花裏跳動着時代的節拍。此刻，我想以祖國的名義，訴說對這片土地的深情，記錄它的過往與今朝，也禮讚它生生不息的力量。

以祖國的名義，回望那奔騰的江河。黃河自巴顏喀拉山啟程，裹挾着高原的泥沙，在中原大地勾勒出「几」字彎的壯闊。它曾見證大禹治水的堅韌，聆聽過《詩經》裏「坎坎伐檀」的吟唱，也在新時代的治黃工程中，褪去暴戾，化作滋養千萬畝良田的「幸福河」。站在黃河入海口，看渾濁河水與湛藍海水相擁，丹頂鶴掠過紅灘濕地，才懂這河流不是冰冷的水流，是流淌在民族血脈裏的圖騰——藏着「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豪邁，也藏着「綠水青山」的智慧。長江亦如是，從雪山奔湧向東海，三峽

大壩鎖住奔騰的浪，萬噸巨輪在江面穿梭，兩岸的稻田與高樓相映，繪就一幅動靜相宜的畫卷。

以祖國的名義，觸摸那厚重的古蹟。長城如巨龍蜿蜒在崇山峻嶺，秦磚漢瓦上還留着成邊將士的體溫，明代烽火台的殘垣裏，彷彿仍能看見遼闊冷月的清輝。曾經，這裏是「萬里長征人未還」的戰場，如今，八達嶺的纜車穿梭雲海，慕田峪的楓葉染紅秋日，遊客們撫摸着城牆上的斑駁，聽導遊講「烽火戲諸侯」的典故，也聽新時代守護者用科技守護遺產的故事。故宮的紅牆黃瓦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太和殿的雕樑畫棟藏着千年匠心，如今，數字化技術讓文物「活」起來，隔着屏幕，人們也能觸摸到歷史的溫度。這些古蹟，是祖國的記憶，也是民族的根脈。

以祖國的名義，讚嘆那蓬勃的新生。北京的CBD高樓林立，玻璃幕牆反射着藍

天，胡同裏的鴿鳴與地鐵的報站聲交織成獨特的韻律；上海的外灘，萬國建築博覽群訴說着過往，對岸陸家嘴的摩天大樓則彰顯着現代的活力，自貿區裏，商機與創新不斷湧動；深圳蛻變為「創新之城」，「三天一層樓」的速度已成過往，如今，無人機、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引領着世界潮流。還有雄安新區，藍圖在白紙上徐徐展開，綠色、智能的理念融入每一寸土地。這些城市，是祖國發展的縮影，每一處變化，都藏着奮鬥的汗水。

以祖國的名義，致敬那可愛的人民。塞罕壩的三代人，用六十年光陰，將荒漠變成林海，雙手種下的每一棵樹，都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見證；脫貧攻堅的戰場上，駐村書記扎根大山，帶領鄉親們種果樹、建工廠，讓「一個都不能少」的承諾照進現實；抗疫一線，白衣天使逆行出征，社區工作者堅守崗位，平凡人用微光匯聚成星

河。田埂上，農民彎腰收割金黃的稻穗；車間裏，工人專注組裝精密的零件；實驗室裏，科學家為突破技術難題徹夜不眠；教室裏，老師用粉筆點亮孩子們的夢想。正是這千萬個普通人，用堅守與付出，鑄就了祖國的脊梁。

當國慶的鐘聲敲響，《我和我的祖國》的旋律在大街小巷迴盪，看着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我忽然懂得，祖國從不是抽象的符號，它是腳下的每一寸土地，是身邊的每一個親人，是共同書寫的歷史，是一起奔向的明天。它有過輝煌，也經受過考驗，卻始終向着光明前行。

以祖國的名義，我願獻上最真摯的祝福：願山河永遠錦繡，願人民永遠安康，願這片土地永遠充滿希望。

而我們，也將以青春為筆，以奮鬥為墨，在祖國的畫卷上，寫下屬於新時代的精彩篇章。